

本年度青春文学之首



挡路的淑女

핀 하우스

作者★温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挡路的淑女/温 妮著.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10

(本年度青春文学之首)

ISBN 7—80123—147—5

I. 挡… II. 温…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2005) 第 088587 号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5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1
第八章.....	59
第九章.....	68
第十章.....	76

第一章

啪！

清脆响亮的巴掌声自总经理室传出门外原本喧闹的工作声顿时停歇下来所有人莫不投以怀疑的眼光猜测着经理室内究竟发生什么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刚刚走进去的正是秘书室的第一秘书难道那个总经理做了什么吗？那个总经理总是仗着自己的身分到处吃女职员的豆腐这一回他把主意打到第一秘书的身上了吗？

但任凭众人怎么猜疑都比不上亲眼所见来得确实。只见整个办公室的职员纷纷把工作放下大张着眼睛、竖起耳朵想知道门内的第一手消息。

几秒钟过去没有人听到更多的声音反而是总经理室的大门突然打开巧笑倩兮的第一秘书一如往常优雅地走了出来——

总经理这些日子承蒙您照顾了我先下班了。

对着门内说完这句看似礼貌却又没有解释刚刚发生什么状况的道别话后第一秘书昂首离去留下探听八卦不成的众职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能确定她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承蒙照顾？下班？难道她要辞职了吗？！

实在是忍不住好奇的折磨随即就有人追了上去。

刚刚总经理叫你进去做什么？你讲什么承蒙照顾、又说要先下班？难不成你要辞职？完全没有拐弯抹角来人一开口就直捣核心。

见到追上来的提问者是在公司里与自己小有交情的同事小婷韩知融稍微缓下脚步让对方得以顺利追上自己。

其实也没什么事他只是问我有没有兴趣当他的五姨太。我拒绝了如此而已。韩知融摆摆手说得不痛不痒。

什么？！那个色老头一脚都已经踏进棺材里了居然还敢妄想娶你做他的五姨太他台湾两个大小老婆和大陆那两个三奶四奶都搞不定了那个老头到底还有没有一点脑袋？！小婷挥着手很为好友抱不平。

是所以我很明确的拒绝他了为了省事我干脆自请离职以免日后还会惹祸上身。她只是微

笑像是一点都不在意辞职的事。一返回座位韩知融就立刻开始收拾她桌上的私人物品。

哪有这种事的明明是你被欺负为什么你还得辞职呢？说到这个我们女人在职场上就是比较弱势明明被人骚扰偏偏我们这些受害者除了忍气吞声就只能辞职了事难道我们就不能够为自己出出气吗？小婷说得义愤填膺但也不忘一边帮着韩知融收拾。

没关系的刚刚我已经替自己出气了所以我才决定要辞职的！韩知融笑得灿烂似乎真做了什么令她相当愉快的举动。

你只是给他一巴掌吧刚刚我们在办公室外都听到了。小婷皱皱眉才一个小小的巴掌未免便宜了那个色老头。你只打了一巴掌就要辞职实在太不划算了换做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再多踹他两脚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

呵呵我做的绝对足以消气所以你也别为我发火了。她还是笑着完全不在意划不划算的问题好像真的已经出足了气。

唉你就是人太好、太温柔、太善良所以他才会把脑筋动到你的身上这家伙肯定是吃定了你不敢大声张扬幸好你没让他得逞。

总经理爱吃女职员豆腐是出了名的全公司除了扫厕所的欧巴桑以外从老到少、从美到丑几乎无一幸免。

那个色老头根本是完全不挑嘴的所以女职员们莫不人人自危死命保护好自己毕竟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能够捍卫只是没想到他居然敢直接开口说要收姨太太而且还是在上班时间提问真是太大胆了。

话说回来如今发生了这种事不离职还能怎样？毕竟留在公司里只会被色老头刁难不如另觅工作还比较有保障些。

对了既然你要离开接下来是想休息一阵子还是马上去找工作？小婷关切地问道毕竟人要吃五谷杂粮丢了工作也等于是断了炊就不知她的好友决定好未来的方向了吗？

这个我倒还没仔细考虑毕竟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也没想过会就这样丢了工作韩知融说得一脸无辜谁会事先决定好下一份工作然后就去殴打主管藉此离职呢？不过我大概会先休息一阵子吧！

看到她露出毫不在意的笑容小婷大大地叹了口气。

你我还真不知道原来你做事这么冲动。没有决定好未来的出路就动手打主管？！该说她有勇无谋还是色老头真的实在太欠扁？你这阵子就好好休息慢慢找喜欢的工作我也会顺便帮你注意职缺的。

谢谢剩下的东西我自己收拾就好了你赶快回座位离开太久的话待会儿又被人盯上。

在跟韩知融说再见后小婷回到自己的座位却看到总经理办公室前再度围满了人群——这回除了公司的职员外她居然还看到了抬着担架的救护人员。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有救护人员过来？小婷拉着其中一个围观的同事想知道在她离开的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总经理他刚刚跑出来大发脾气脸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红红的巴掌印应该是被第一秘书打的吧！大概是因为被打了所以就迁怒我们这老头骂人骂得可火啦搞不好心脏一下子跳太快骂一骂人就突然倒下了。

听到她们在谈论这件事立刻有人跟着加入话题。

他倒了也好这个只会吃女人豆腐、一点事都不会做的总经理我老早就看他不顺眼啦！这一定是报应谁教他什么女人都爱摸。

就是早该给他一点教训了

只见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是批评总经理为老不尊的话语根本没人担心他这一倒下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或许对大家来说他就是要出意外才好毕竟这个主管实在没有一点主管应有的样子。

所有人都在讨论总经理突然倒下的事没有人见到韩知融离去时脸上挂着的浅浅微笑。

下午三点下午茶时间韩知融非常罕见地在上班时间出现在马路上闲晃。享受了一顿难得的下午茶之后她慢慢朝家的方向踱去。

该怎么向父母解释她辞职的事呢？她的脑海里浮现各式各样的说辞其实最好的说法就是老实坦承自己被上司骚扰所以才在一气之下愤而离开。

不过这么说也可能引来麻烦以老爸那火爆的格若听到女儿被人骚扰肯定会直接杀到公司剁了那头老。

有人帮忙出气当然好只是这样一来就违背了自己想要默默离开的打算。

而且她也使了一些小手段把老给送进医院也算为自己出了气如果再让老爸去闹场似乎就有些不够厚道了。

想到她不过是轻轻拍了老的背部几下居然能让他在几分钟之后因为血液循环不顺而引发昏迷的状况人体的道实在是太神奇了！

韩知融家里是开中医馆的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人体的各个道及对应的反应她自然相当熟悉。别说是引发昏迷就算想要害那头老心脏病发甚至是让他血压暴升、导致中风也不是办不到的事。

不过她可不想那么缺德毕竟引发心脏病、中风都可能带来难以想像的后遗症她只想小小

地教训一下那色老头根本不想闹出人命所以让他昏迷几分钟吓吓他也就是了。

阿妹仔你怎么这么早回来？

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韩知融吓了一跳原来在不知不觉间她已经走回自家门口了。而刚刚出声呼唤她的正是附近的街坊邻居。

郑伯伯你好。

阿妹仔你回来得正好郑伯伯的肩膀痛你来帮伯伯看一下看是要推拿还是要针灸赶快给伯伯看一下我可是疼得连手都抬不起来了。

我爸呢？按理说来看诊的人都会在屋里排队怎么郑伯伯反倒是坐在门口纳凉咧？

你老爸现在正忙着我前头还排了好几个客人我嫌里头人太多所以就跑出来吹吹风。郑伯伯摇摇扇子他生平最讨厌人挤人。阿妹仔说了这么多你到底要不要帮伯伯看肩膀？

来了来了。韩知融笑着走了过去放下手上的公事包准备为他看诊——

她顺着郑伯伯的左肩往下摸间或停下动作询问他的感觉如何如此来回触碰几次她已经知道病症何在。

伯伯你现在放松点手臂不要出力喔。

韩知融话才下落接着就听到清脆响亮的喀啦一声。她放手让郑伯伯转转手臂疼痛的感觉已然消失手臂也能顺利活动完全没有先前疼得要命的状况。

伯伯你的骨头我已经帮你调回正确的位置等一下再敷个消炎药膏过两天就会好的你不要一直转手臂我怕刚刚调回去的骨头又跑掉了。

阿妹仔你的技术实在有够赞为什么不去念个中医好接你爸爸的医馆呢？这样我们这些老街坊才能安心看诊！郑伯伯不无可惜地问道。

虽然韩知融非常年轻但毕竟是从小在医馆里长大的不管是技术或是经验都非常老道完全不输那些行医多年的中医师。他们这些老街坊本来都很期待她能去考个中医执照回来没想到她居然跑去当上班族？！真是太可惜了。

我学这个只是学兴趣小妹才真的是有心要学以后让她接棒也不错。伯伯你说是吗？韩知融笑了笑她实在没办法向老人家托出她一开始会努力学习中医的种种技术其实是为了整人不留痕迹。

打架马上就会被人发现但如果善用人体道再配合经脉的击打即使只是轻轻一掌都能造成相当厉害的效果所以才学的

像她这种心术不正的使用者最好还是别当中医吧！

什么恁小妹想要接棒？！闻言郑伯伯吓了一跳。阿妹仔你别开伯伯的玩笑这可一点也不好玩！那个韩家小妹要当中医？别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韩知融一脸无辜。她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听到小妹要学中医就吓成这样？虽然韩小妹的技术是不如自己但也是相当不错了假以时日定能更上一层楼。除了疗法稍嫌粗暴外她实在看不出小妹接手医馆有何问题。

郑伯伯还要开口大门却已经被人从内侧打开。

老郑轮到你啰！

不用看了刚刚阿妹仔已经帮我把手弄好了。一边说着郑伯伯一边笑呵呵地走到里头准备去讨个药膏来贴贴。

女儿我记得你没这么早下班吧？韩父不无疑惑地瞧着女儿。难不成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不对天还亮得很应该还没到她下班的时间。

我辞职了。顿了下韩知融呐呐地回道。既然编理由也没什么用处不如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

辞职？为什么要辞职？你这些年不是在公司里做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想到要辞职？韩父被这意外的消息吓了一跳毕竟女儿从大学时期就在邹氏企业打工赚钱他还以为她会在那家公司做到退休呢！还是说

乖女儿你终于想通了决定好好花心思准备嫁人了吗？！韩父非常兴奋地问道这几年他一直四处找好对象但她总以工作忙碌推辞难道现在女儿转了决定要主动出击了吗？

才不是呢！我只是工作不顺利想换家公司罢了。韩知融连忙说道深怕老爸越想越夸张。开什么玩笑呐她才二十四岁嫁人还早得很呢！

想到这儿韩知融不由得低声叹了一口气。

是血缘关系还是因为个使然？老爸就跟她那一大票亲戚一样总是喜欢四处为人作媒牵红线。

爱帮人作媒也不打紧但他们更喜欢帮后生小辈安排相亲事宜仿佛韩知融这些后生小辈若不早早成家立业他们就没那个脸四处帮人家牵红线了——

试问如果连自家人都推销不出去又怎么有办法当个最佳媒人呢？

所以他们这些可怜的后生小辈也只能面对日日夜夜被催婚的可怕命运。若说身边已有论及婚嫁的交往对象被催婚也就认了。但是她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要她去嫁给谁？！

韩知融一想到就觉得生气到底是哪个人最先开始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呢？

好像是她台南那边的亲友吧大概是乡下地方没什么事好做所以帮人相亲就成了全民运动而且还是全家族大家一起来的那种大活动。

有时候她也挺同情那些住在台南的表姐妹们因为她们几乎是一满十八岁就开始了无止无尽的相亲活动然后在二十五岁以前一定会被嫁出门。

虽然男生的缓刑期比女孩子长个两、三年但所谓的催婚行动是不分男女尤其是必须负起传宗接代责任的男孩子一样不好受。

所以他们这些拒婚一族干脆组成了拒婚俱乐部把南北表亲串联起来彼此交换拒婚心得并且互通情报。

毕竟这种事常常是具有连动的只要有一家的长辈心血来潮别家的小辈们很快也会受到牵连所以情报的传递也是非常重要。

最近俱乐部内更是人人自危。因为接连有两、三个成员不小心跌入爱情的漩涡自此退出拒婚俱乐部。找到真爱当然值得恭喜但同样的状况接连发生让其余的成员们不由得也胆颤心惊起来。

家族内接二连三传出喜讯这肯定会刺激到某些长辈们像是韩知融最近就特别有感觉——

她几乎是三天两头就在吃相亲饭再这样吃下去她总觉得自己快要把台北市的各大饭店都给吃遍了。

偏偏老爸完全没有放弃的打算总是押着她四处去相亲有时韩知融真怀疑再这么吃下去她恐怕都可以出一本美食图鉴了。

工作不顺？辞掉了就算了你也不要再去找什么工作了爸爸又不是养不起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乖乖待在家里准备当新娘子吧！

虽然老爸笑得很愉快但韩知融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早知道就不辞职了没想到居然换来更多的相亲宴。

回头她就要立刻开始找工作！什么休息几个月的想法就暂且丢在一旁吧如果真让老爸执行他那套相亲计画她在重新出发之前肯定会先被嫁出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赶快去找工作才行！

看着兴致勃勃的父亲韩知融暗暗下了决定。

这是什么鬼文件？！你这种写法谁看得懂？！给我拿回去重写一遍。臧天睿毫不客气地把文件掷回秘书脚边一大本的资料夹掷地有声。

要你做个索引有这么难吗？你只要把页数标出来就行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重新编排什么文件搞到现在我反而找不到要看的東西？！

听到这么严厉的指责女秘书的眼眶不由得浮起水雾眼见泪水就要落下臧天睿一看到那即将泛滥的水雾火气就更大了。

不准哭！我付你薪水不是让你来公司哭的要哭躲回家哭去就是不准在我眼前掉泪！臧天睿烦躁地吼道吓得秘书眼泪更是扑簌簌地直掉。见状臧天睿更加心烦意乱了。就叫你不准哭你还哭什么劲？！赶快把资料带出去重做一遍不要在我眼前惹我心烦了。

总、总经理小秘书全身抖得有如秋风中的落叶。我、我要辞职。

臧天睿眉一拧暴吼声再次脱口而出。

辞职可以在那之前你至少要把索引做完才准辞职。

就在臧天睿的怒吼声中可怜的小秘书发着抖、以最快的速度捡起资料夹、飞也似的离开

下一秒钟办公室的大门又被人用力推开来臧天睿没有费神看向来者只是烦闷地说道：再给我找一个新秘书这次不准弄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女人过来。

安柏升没说什么仅仅是笑地看着老友烦躁的批改公文而且还是改完一本丢一本显然是相当受不了这乏然无味的工作。

我说过很多次如果你对秘书态度不好一点的话就算我找一百个人来你也会把这一百人都给骂哭的。

他这个人事主任可是以过往的经验提出告诫从以前到现在担任臧天睿秘书的人几乎没有人能撑过三个月男的女的都一样。

那是你找的人不够好如果他们能够好好把工作做完我骂他们干什么。臧天睿绝不承认是他的脾气差使然才会一次又一次把人骂跑的。

哦？安柏升挑了挑眉对老板的批评不置一语只是笑得更加灿烂。我没有看人的眼光是吗？如果你觉得我不适任我可以辞职以示负责。

你这小子是在威胁我吗？他对好友怒目相视从没碰过老板还被员工威胁的事这家伙未免太过猖狂。

就算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但在他的公司里他不准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威。

不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事主任怎么敢威胁老板呢？安柏升还是嘻皮笑脸地但他从容的笑颜中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敢做的。我有个建议如果我们人事部录取的人无法符合老板您的要求您要不要亲自看看履历？

我来看履历？臧天睿挑眉想看出老友在打什么鬼主意但自己看了老半天只看见他脸上万年打不破的笑脸。

这个笑脸狐狸不知又在搞什么花样。不过让他来看履历吗？这个主意倒是挺有吸引力的嘛而且可以优先排除掉女应征者这样就不用担心下一个秘书又是只会哭哭啼啼的女人了。这么一想臧天睿立刻变得兴致高昂。

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提议如何？安柏升瞅着老板那饶富兴味的表情知道他肯定对这个建议相当心动。

好下一个秘书就让我自己选我会让你看看一个好秘书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基本条件。他说得信心满满相信自己的眼光绝不会出错。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但显然安柏升还有话要说：不过——他长长地拉着尾音把臧大老板的胃口也吊得高高地

不过什么？

我有一个条件这次你应征进来的新秘书不准再随随便便换人你至少要录用他三个月确定真的不适任才可以换人。安柏升笑地提出条件。

你在说什么鬼话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无聊的条件？就是因为不适任我才会叫他们走路的如果新秘书犯了什么大错难道我还得咬牙全盘接受吗？！

臧天睿劈头就提出反对。开什么玩笑他花钱雇人可不是给自己找罪受一个明显不适任的员工他有什么理由需要容忍？

你应该不会录用到不适任的人才对我说是吧老、板？安柏升深深地看向臧天睿带笑的眼里含有百分之百的挑衅。

他怎么受得了好友这样的挑衅便立刻豪气地说道：我怎么可能会选择一个有问题的人当员工呢？我选的人绝对是最最适任的！看我的吧！

就这么说定了老板这是你要的履历——安柏升笑地从身后拿出一大叠履历资料表不难看出他早就布好陷阱要让臧天睿往下跳了。

看到那叠厚得吓人的履历臧天睿脸色大变——

你这小子陷害我！连履历都准备好了这不是陷阱是什么？！

我怎么敢陷害老板大人呢？安柏升还是笑着。我只是觉得那个秘书恐怕撑不久了所以才提早准备好新的履历这两天一直带在身边没想到会这么快派上用场。看他说得多无辜！

你早就知道她撑不下去？你居然不早点告诉我就算是早两天换人也好为什么非要让她在公司多搅和这一、两天？你可别告诉我你是觉得多撑个两天她就会变成万能秘书！臧天睿瞪着多年老友咬牙切齿地说道。

哎呀今天刚好是她录取试用满一个月的日子这样子薪水才好算！安柏升装无辜的态度实在让人很想把他大卸八块。

别人怎么想臧天睿不知道至少他自己就很想把安柏升五马分尸。

你别铁青着一张脸嘛小心把我也吓跑了我可是你唯一一个友谊超过十年以上的老朋友呐。我要是跑了你就真的没什么朋友了到时伯母一定会哭哭啼啼地说你的人际关系有问题然后押着你四处去相亲的。安柏升凉凉地说道。

过了半晌臧天睿的声音才从紧闭的唇缝钻出——你给我小心点。

第二章

……安柏升那混蛋是故意的。

臧天睿握着满手的文件他开始觉得自己很可能被履历表上、堆积砌叠如同山一般高的文字给砸死。满满的、满满的文字、数字兼杂着满坑满谷的专业术语白纸黑字构筑成一个没有色彩的无趣世界。

打从安柏升亮出那一叠预谋好的履历表后这两天来他又派人陆陆续续送进一箱又一箱的履历在自己回过神前他的办公室已经被这些履历表彻底淹没了。

任何人在连续看了两天两夜的各色履历后脸色都不会好到哪儿去尤其是他自己从不耐见长的臧天睿更想将这堆履历放把火烧了图个眼不见为净。

可一想到没有秘书帮忙打理周边事物的生活他又不得不重新埋进这堆纸片当中期待能够赶快觅得一个新的男秘书——

而且还要是一个能够好好工作的秘书。

光就这一点来说女秘书就绝对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

臧天睿从不相信女人的工作能力。

职场等于战场像女人这种柔弱的生物是无法在战场上存活的。尤其是多数的女遇到事情都只会哭哭啼啼地寻求帮助；只是稍微被骂马上就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仿佛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

所以臧天睿从不相信女人的工作能力。

因此臧天睿拿到履历表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所有名字看起来疑似女的履历表全部扔掉！

看着眼前的资料臧天睿之所以认为安柏升是故意在找麻烦就是因为这一堆堆的履历里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附任何照片！甚至连别栏都被摘掉摆明了不想让他看出求职者是男或女。

不过即使他已经尽量把属于女名字的履历表丢掉但过滤后留下来的还是一大叠全部看过一遍也不知要花上多少时间。

真是麻烦难道就没有秘书经验丰富的人来应征吗？臧天睿皱着眉头、读着求职者的经历他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秘书但来应征的人要不就是毫无经历再不然就是虽有秘书经验却都不长久的人。

难不成所有好秘书都被别人拿去用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臧天睿就觉得更加烦躁了。

他烦闷地翻阅着一份份履历、自传忽地他深幽的墨黑瞳眸一亮——

韩知融。二十四岁前邹氏企业第一秘书大一暑假时即进入邹氏的秘书室担任助理工作其后每年暑假都返回邹氏担任秘书助理由于暑期打工表现良好故不需再经历三个月的试用期；大学毕业后立即成为邹氏的正职员工在正式任职两年内即跃上首席秘书的职务一个月前离职

迅速地将这份学经历浏览过一遍臧天睿虽然只知道这位韩知融在邹氏任职过算不上阅历丰富但能在一家公司工作这么久也代表此人的定很够虽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离开邹氏可是

臧天睿瞥了身旁堆积如山的履历表一眼还有那堆完全被履历表淹没的公文资料再想到他看了足足两天的履历表自传还没看到比韩知融更令他满意的人选。

臧天睿高高扬起头终于下定决心——

就是他了！

在臧天睿告诉安柏升自己所决定的人选后不知为何自己发现他居然露出意图不明的微

笑。此时臧天睿觉得事有蹊跷正待反悔时安柏升却已笑嘻嘻地提出不准更改人选的声明。

顿时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不过既然人是自己挑的臧天睿就有信心对方绝对是合适的人选管他安柏升再怎么精灵古怪也不可能从中搞鬼吧？

正当臧天睿还在思考安柏升那怪异笑容后的涵意时韩知融报到的日子已然到来。

在见到韩知融本人时臧天睿死死瞪着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披肩秀发柔顺地垂在身后长长羽睫下是一双灵动闪亮的大眼漆黑水亮得令人印象深刻；微抿的唇线看起来却像噙着笑意微笑时露出一排洁白的贝齿与她那一身相互辉映。

再仔细瞧新秘书约莫一七〇公分高两只漂亮的玉手优雅地在身前交叠看起来就像教养良好的闺秀佳丽；即使被保守套装层层包裹但玲珑有致的身材依旧引人遐想；最后是双曲线美丽的长腿完美线条直直落入男人眼里

俊逸面庞上的目光不断在眼前人的脸上、身上、腿上来来去去。这样的脸蛋、这样的身材根本就是全然女化的代表不是他原先预想的男！

总经理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容貌秀丽的佳人不无迟疑地开口问道打从她踏进办公室这位未来的上司就瞪着一双铜铃眼活像要把她瞪穿两个洞似的难道她的服装不整还是脸上的妆糊了？否则他干嘛这么瞪着她？

听到韩知融的询问臧天睿只是恍若未闻地转头瞪向安柏升问道：安柏升这是什么状况？你给我好好解释清楚。

面对老板滔天怒火般的询问安柏升只是微微一笑不痛不痒地道：这位韩知融小姐就是您选中的秘书！

他果然是故意的！

听到安柏升还刻意强调了小姐二字臧天睿敢肯定韩知融的录取跟这家伙绝对脱不了关系。

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人是自己挑的从头到尾都没让安柏升发表过意见他根本不可能掌握、左右自己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为我选中的是韩先生臧天睿咬牙切齿地说着。韩知融这名字怎么会是出自一个女孩子家呢？用这种名字的怎么会是女孩子呢？！

闻言一直默默不说话的佳人也跟着皱起眉头。

听起来这个新老板并不怎么喜欢女员工可如果他有看过她的履历就一定会看到履历表上的照片怎么会以为她是男呢？

不不不亲爱的老板我就是怕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才特地把照片栏跟别栏都先遮掉了。安柏升笑着把臧天睿拉到一旁说话。当他坦承自己动过手脚时果然换来大老板恶狠狠的一瞪但他却一脸无所谓地继续往下说道：韩小姐能够录取肯定是她的学经历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既然如此她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很重要！臧天睿气得差点暴吼出声。

他就是不想再让女秘书来坏他的事才会答应那个乱七八糟的约定。如今绕了这么一大圈他还是录用了个最不想见到的女人这教自己如何能不生气？

虽然老板愤怒的视线自己已完整接收到但安柏升仍是嘿嘿一笑。老板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三个月这三个月不能再换人。

他乐得很因为早在看到韩知融的履历表时他就确定她会是最合适的秘书人选之一毕竟邹氏的第一秘书这名号在业界可是相当有名的。

当初听闻她离开邹氏安柏升就万分希望能将她招揽到旗下却没想到对方主动来应征。

本来打算直接录取她但当安柏升联想到臧天睿对女秘书不是普通的厌恶时他就不由得担心起来如果真录取了韩知融没两天又被火爆的大老板无故骂走的话那对公司肯定是极大的损失。

正巧安柏升也隐约感觉到眼前的秘书可能又快做不下去了他才会干脆将计就计与臧天睿订下三个月的约定并且在所有求职者资料上动了手脚就这样让臧天睿选择自己要的秘书。

当然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毕竟臧天睿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人而自己也不能保证韩知融绝对会录取所以这是个赌注赌赌看臧大老板到底有没有缘分能够对上韩知融这个专业秘书。

虽然做好了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但当他发现事情是如此顺利时还是不由得笑到合不拢嘴。

可能是他笑得太过火了从头到尾臧天睿的死鱼眼老瞪着自己不放。

瞧瞧他又在瞪人了。

果然在狠狠的一瞪再瞪之后他老兄这才不甘不愿地道：我知道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答应你了我就不会反悔。

天知道自己现在心底有多呕但既然答应了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他敢拍保证安柏升就是吃定了他重信守诺的个才挖了这样一个陷阱让他往下跳。

没想到自己还真的跳了进去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非得面对眼前这个弱不风、稍微大声就会被吓哭的女人吗？

一想到这儿臧天睿觉得他的头开始痛了。

等一下——这个约定只有承诺不能由他先开口辞退韩知融可不代表韩知融不能主动辞职

如果是她自动请辞的话就不能算是自己违反约定了吧！

不过要怎么让这女人自动请辞呢？臧天睿眯着眼细细地再度打量她。

鹅蛋脸上挂着微微浅笑的红唇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舒适感微弯的眼眉形成个自然的弧度这女孩的整体感觉就是甜美而柔顺。

所谓的淑女就该是像她这样的：上班女郎的套装穿在她身上更显得、纤柔即使只是站在那里也让人觉得她美得就像一幅画这样的女生真的曾是邹氏企业的第一秘书吗？

臧天睿皱皱眉头虽然自己很看重她的学经历但实际看到本人时却又令他不怀疑——她真的有这样的实力吗？

这倏然闪过的念头让臧天睿唇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笑容。反正他看中的是韩知融的工作能力当然也是期望她能为他分忧解劳。

如果没有实力的话在被繁重的工作压迫几天后她绝对会自动递上辞呈这么一来就不是他逼着她辞职也当然就没有违反跟安柏升之间的约定。

想到这儿他嘴角上的弧度就更大了。

室内的另一个角落韩知融冷冷看着眼前不断打哑谜的两个男子完全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究竟做过什么约定。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个约定肯定与她有关而且她未来的顶头上司还非常、非常不乐意遵守约定但又碍于面子问题似乎不得不为之。韩知融现在只希望这位难搞的上司不会因为约定的事情而来迁怒于她。

偌大的办公室内三人各自怀有心思就不知哪个人的心思会先被识破。

数日后，刚来这里正式上班的第一天韩知融就觉得自己快被档案文件给淹没了而在最混乱的前两天过去后她慢慢掌握到新工作的要领。

虽然同样都是秘书工作但邹氏与这儿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自然在细部上有些差异。但韩知融最大的困扰则是——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询问。

不同于邹氏是一整个秘书团队共同合作富传企业的秘书们都是各司其职尤其是她——总经理秘书更是独立于各秘书部门之外所谓的总经理秘书甚至还拥有一个专属的资料室咧！

听说这是因为总理事必躬亲为了调阅资料常常往公共资料库跑但久了也觉得麻烦便干脆把常用资料复制一份放在另一个独立的资料室里。

今天韩知融就是来这间资料室找东找西的。

也不知道前几任秘书到底是来这里做什么的才刚踏入资料室韩知融就在各个放置文件的小地方捡到一堆随手涂鸦的小纸条上头写着满满的恶魔、独裁者、坏心眼、爱骂人等各种抱怨字眼而且笔迹还不甚相同看得出历任秘书对上司有多少怨言！

甚至在同一张字条上还有好几个人留下的笔迹——

可恶、恶魔、魔鬼、鬼怪、怪人

顺着字条往下看这些笔迹的主人活像是在玩文字接龙似的。这也让自己看出臧天睿这个上司有多么可怕居然能让历届秘书口径一致的抱怨连连而且从这些字迹看来前前后后至少有十多人参与看样子臧天睿的人缘很不好喔

这个突来的念头让她忍不住噗哧一声地笑了出来原本被漫天盖地的散乱文件引发出来的无力感顿时也都消弭无踪。

你在笑什么？

应该只有她一人的资料室内突然多出一个声音吓得韩知融连忙回过头却见人事部的主管安柏升正巧站在她身后。

安主任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他什么时候跑进来的？她居然完全没有发现。

我看到资料室的大门没关所以进来看看然后就看到你一个人在偷笑。

安柏升摆摆手把话说得合情合理再加上一脸温厚的笑容几乎要让人忘了他这人事部主管明明办公室在十一楼居然会闲晃到十四楼的资料室来？

没什么我是来找资料的等一下就要回办公室了。

韩知融也笑了笑不着痕迹地将小纸条藏起来虽然不知道写纸条的人是谁但这儿可是总经理秘书才能进入的地方留下字条的人除了前任的秘书外还会有谁呢？

但她藏得不够小心只见安柏升微微眯眼虽然笑容不变可周身的氛围却不同于刚刚的闲适。

韩秘书念在你才刚进本公司可能还不熟悉本公司的规定这间资料室内的东西相当重要文件的出入更是需要经过一一登记绝对禁止私自将文件带出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现在请你把手上的纸片放下。